

文以气骨作世界之声

——南亚文学一瞥

陈梓曦

一五年又过，南亚文坛仍然异彩纷呈。南亚不小，中国人却少识。是介绍不够，还是面朝西方难以旁顾，又或是主观忽视、不为看重，种种因由，难以定论。然而南亚在中国的失声并非因它鲜有佳作，忽视文学。相反南亚作家近年来多获世界文学大奖，文学节开展此起彼伏，尽显其对文学的宣扬和高度重视。凡发展向来多阻力，前有局势不稳，后有文育不及，但南亚人不畏惧，拨开浮华，心中真意就愈发鲜明。毕竟，好的作品，需要诞生于深刻之中，现状令人不满，便更促人思考，作出“愤怒”之声。

日渐壮大的文学节

2015年1月，为期五天的斋浦尔文学节如约举行。自2006年创办至今，从只有几十人与会到15年接待超过20万的参会者，这之间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跨越，不可谓不巨大。延续14年“罪与罚”的犯罪主题，15年斋浦尔文学节继续以“七宗罪”为其要义，究其原因，不外乎犯罪频仍的现实和因此而导致犯罪小说大盛两点。作为南亚第一大文学节，斋浦尔的迅速发展有多重原因，政府的支持、资金的充裕、群星的云集是其中之重。作为印度的文化古镇，斋浦尔被冠以“粉红城（pink city）”之名，经济发达而风景优美，和平稳定而自由开放，为文学节的开展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场地。普通参会者皆可免费入场，费用皆由全世界各地的赞助商买单。同时，它广邀全球文学巨匠，南

亚人民的老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Sir. V. S. Naipaul）不在话下，再有13年布克奖得主艾莉诺·卡顿（Eleanor Catton），著名小说家和剧作者汉尼夫·库雷什（Hanif Kureishi），美国著名旅行作者保罗·泰鲁（Paul Theroux），更不论南亚本地的优秀作者：印地语诗人卡德拉·辛格（Kedarnath Singh），布克奖提名者尼尔·慕克吉（Neel Mukherjee），畅销小说家阿米西·提帕西（Amish Tripathi），身兼知名作家与翻译家双重身份的阿西亚·萨塔（Arshia Sattar），最后还有德国广受爱戴的儿童小说家柯奈莉亚·冯克（Cornelia Funke）。此外，作为特殊嘉宾，印度前总统和著名诗人阿卜杜勒·卡拉姆（Abdul Kalam）、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作家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也在主题讨论会里发表了真挚的演讲，与眼前对未来充满着热望的文学爱好者们分享了自己对世界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斋浦尔文学节除开在印度本土的主会场，首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举办了分会场。斋浦尔自创办始便跟世界文学贴合紧密，无论是从讨论作品和大会主题的选取上，还是从与会作家的邀请上，都大显全球眼光、世界风范，表示出与世界交流的友好姿态。本次在美国的分会场更是往前新迈的莫大一步。如果说斋浦尔主场是本土和世界的碰撞，眼关地区意识和世界之情，那么博尔德分会场则是完全的融合主题。它广邀来自全球各地的一百多位作家、诗人、剧作者等，并非讨论一国一事，而是寰宇之野，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任何政治倾向皆可同席而坐，侃侃而谈，称之为国际盛会，实不为过。由此观出，斋浦尔目指之处，非南亚一地，而要成全球文学盛典，国际实力大会，以把自身的文学影响，推向更远处。

斋浦尔给南亚刮去的文学之风，在各地掀起反响。即便是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尽管处处有政府管制和军队巡逻，气氛紧张而压抑，但人们对自由、对文学的渴望仍然不减。15年2月，拉合尔举办了第四届拉合尔文学节，广邀小说家和纪实作家、音乐家、艺术家们与会。作为举办不久的文学节界新星，拉合尔文学节以其严肃而认真的

态度和优秀的质量被视为南亚仅次于斋浦尔的第二大文学节。与斋浦尔一样，拉合尔同属南亚重要的文化古镇之一——它曾是莫卧儿王朝的文化、政治中心，与巴基斯坦其他城市相比，它经济繁荣，较为稳定。大会开幕式由巴基斯坦的资深历史研究学者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rpar）发言，之后的会议中囊括了用英语写作的巴基斯坦作家默罕默德·哈尼夫（Mohammed Hanif），卡米拉·沙姆希（Kamila Shamsie），达尼亚·穆鲁丁（Daniyal Muenuddin），纳丁·阿斯兰（Nadeem Aslam），以及有新作《不满与文明：拉合尔之声》（*Discontent and Its Civilizations: Dispatches from Lahore*）出版的莫辛·哈米德（Mohsin Hamid）。同时，文学节同样设有以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等为主要语言的会议，以保存地区语言。

除开斋浦尔和拉合尔文学节，南亚大大小小的文学节亦数不胜数，据统计一年中几乎每周都有一场文学节在开展，仅由数据视之，似乎南亚文学阅读成风，发展欣欣向荣，大有全民读书之势，前景一片大好。但盛势之下，南亚人也在自我反思——文学节成风，文学真的成风了吗？从印度斯坦时报到 BBC NEWS，出身于南亚的记者和作家都在撰文反思：是浮名之下的狂欢，还是昙花一现的盛大？毕竟回到现实，在网络媒体的挤压下，实体书店纷纷倒闭，中产人群阅读范围狭窄，出版商为了生存不得不更加关注商业竞争，阅读人群人云亦云，精华作品被束之高阁。即便像斋浦尔这般闻名，所带来的实际书本购买量也难与之影响力相匹。作为免费的文学节，台上云集的不仅仅是阳春白雪的优秀作家，还有闪耀夺目的宝莱坞明星，载歌载舞的表演，值得一饮的好酒，这二十多万人的参与数目，大部分像是参加一个好玩的节目，而非来讨论和思考文学。现状已如此，南亚人在苦恼：人民需要引导，而这纷繁的文学节，能不能成为种子，随着风吹往人们心中，终有一天能发芽？

时间会是答案。

身为南亚人的作家

南亚人不一定要在南亚，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动态就总是跟南亚文坛绑在一起。《撒旦诗篇》让他吃尽苦头，1989到1998这近十年间，“撒旦”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头上。被追杀、被保护是什么感觉？普通人难以理解，但肯定不好受。拉什迪受尽了言论压制之苦，有的人也许因此就噤声了，但他却愈发斗志昂扬。这次拉什迪又发声了，虽然事件不如之前严峻，但出发点相同——反对言论不自由，反对宗教暴力，反对政府的默许。

事件的起因是在印度北方邦一个名叫毕莎达（Bisada）的人口一万余的村庄，当地村民因怀疑一位穆斯林吃了牛肉（实则是羊肉）而聚众对其私自处刑，并殴打致死了其家中两位男性的悲惨事件。印度作家对此反应强烈。印度国家最高文学奖项、由印度政府直接支持的印度文学院奖（Sahitya Akademi Awards）一直代表着印度政府的主流文化倾向，迄今为止，已有35位该奖获得者公开表示退回奖杯和奖金，而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其中出自斋浦尔的印地语和拉贾斯坦语作家南德·巴德瓦（Nand Bhardwaj）表示，他以此举抗议“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和不断上升的宗教偏狭”^①。进而，他说：“……作家和知识分子们都强烈抗议此种公共暴力行为和文学院对此的漠视和不作为。”^②

已68岁的拉什迪对这些骨气铮铮的印度作家深为赞同，不止印度文学院，他剑指印度总理莫迪，指责政府的沉默是孕育宗教野蛮暴力的帮凶。与作家们纷纷退回文学奖的行为一起，他在远离南亚的土地上，用因特网发出了呼声。“我支持这些作家们抗议文学院的行为，以警

① “rising religious intolerance and attack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出自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jaipur-based-writer-anand-bhardwaj-returns-sahitya-akademi-award/story-FuXk3rJzIR4IH6xaA2ZzVN.html>。

② “There is a growing concern among writers and intelligentsia against attacks and killing by hardline communal forces and the failure of Sahitya Akademi to stand up for them (the writers).” 出处同上。

醒印度言论需要自由。”^①

拉什迪是位崇尚言论自由者，他向来大胆，所以遭遇不凡。被压制过，也更明白自由的可贵。他的发声，是对故土的关注，是他一直的关注点，也是对印度国内作家和自由人民的声援。而对印度本土的作家来说，这是关乎国家的自由和未来，关乎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呼唤和平理解的必要之举。作为作家，有时与百姓离得远些，但作为人民，他们深感责无旁贷。面对国家最高的荣誉和奖金，他们选择了气骨和对正义的支援，以切实的行动表达了对暴力和不义的抗议。

结 语

2015年的南亚文学繁荣与动荡并存。尽管享誉国际的大作家们暂无新作，但就文学节态势和作家积极入世来看，文坛实可谓欣欣向荣。英语作家们持续发力，在英语文学世界书写着南亚故事和南亚人的世界故事，经典叙事和实验作品并行两端，往前推进。本地多语种文学依然持久而弥坚，在时代的进程中稳步迈进。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在刘凯芳先生译出二十年后，中译本终于在我国出版。而2016年，又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作为第一位荣获世界最高文学大家的印度作家，泰戈尔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世界性，他对西方和东方文化的了解，让他足以在全球人眼中，都堪称文学大家。在气骨中，南亚人看世界；在世界中，南亚人有气骨。正是他们对自身特性的探寻和对外的无限包容，给以世界文坛，添上了一抹别样色彩。

（本文博采众家，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

^① “I support Nayantara Sahgal and the many other writers protesting to the Sahitya Akademi. Alarming times for free expression in India.” 出处同上，略有改动。